

391. 夏志清致夏济安（1959年7月18日）

济安哥：

十四、十五日两封信都已收到了（支票钱已领还否？）。谢谢你抽了空替我找 reference，其实此事用不到〔着〕这样急，稍迟办也可。《火葬》的 quote 及日本名字找出了（不要忘记“刘二狗”那一段），很好。哥伦比亚的《现代中国文学作家》想不到在美国是孤本，这本书现在已 misplaced 了，找不到了。《张天翼文集》既在 Berkeley，你可托陈世骧一查，短篇小说几分钟即可看完，page reference 一查即得。你觉得不好意思，请他把书借出，邮寄给你，比 interlibrary loan 方便得多。《生活在英雄》etc，我可托此地图书馆转借。（《张天翼文集》这本书我自己是有的，搬场时遗失了。）美国人研究学问，非常 methodical，写本书，总要运用十几盒卡片，有条不紊，references 不会弄算〔错〕。我写那本书用的都是笔记簿，以看书先后为序地抄下去，有时 quote 东西，忘记附志 page number，所以弄得杂乱无章。有时找一个 reference，要把全套笔记簿及零散字〔纸〕张全部翻过，浪费时间不少。以后弄学问，恐怕也祇好弄卡片，虽然这种科学办法我并不喜欢。宋奇的文章你请史诚之代找，很好，请代致谢意。

请你再办两件小事：《呐喊》中一篇小说《兔（Rabbits？）与猫（Cat？）》，title 译英文时，不知应用 plural or singular number，请一

查。《呐喊》中小说《故乡》主角叫闰土，“闰”字我们读“云”差不多的音，但字典上注音是“润”音，*Mathews' Dictionary*¹: Jun; also pron. Yüin, 不知北京人“闰”字怎样读法。（请参考C. C. Wang, *Ah Q. & Others*, “My Native Heath”即可，或其他鲁迅小说译本。）

今天收到Joseph Chu²寄来的《综合英华/华英大辞典》，不禁大喜。这本书，对我大有用处，你托人寄来，非常感谢。和Joseph Chu通信时，也代我谢他。这本书中文释义very lively，似较旧的《综合大字典》更好。汇集的phrases、idioms也极丰富，中国人读英文，一向注重idioms，但应该注意的是idioms随时代变，有的是日常用的，有的已不常用的。中国学生用苦工〔功〕自修，把新旧、英美的成语都记住了运用，写出文章来必定不伦不类。这本字典搜集了不少slang，中国人学了写文章，也是有害的。《编辑大意》上cite了几个例子，如称Chicago为Hogopolis—Pigopolis、Porkopolis，这种称呼，可能曾流行过一时，但现在是没有用了（何况Chicago已非美国的大屠场了），放在字典内，有害无益。随便翻到一页，nowaday、nowadays两次都有entry，但nowaday此字祇好算illiterate，普通人是不用的。这本辞典对台湾大中学生可能有害，对我大有益处，可把我的中文字汇大为增大〔加〕。

《台湾文坛》不必急，随时写好寄上即可。又，凌叔华³曾在《文学杂志》写过一篇文章（非常幼稚），她和陈源是否长住台北or

1 Mathews (Robert Henry Mathews, 罗伯特·亨利·马修斯, 1877–1970), 澳大利亚传教士、汉学家, 代表作有《麦氏汉英大辞典》(*Mathews' 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*)。

2 Joseph Chu, 查无此人, 《综合英华/华英大辞典》系香港盗版, 疑为虚拟的编者名字。

3 凌叔华(1900–1990), 广东番禺人, 现代作家、画家, 1947年后旅居欧洲, 代表作有《花之寺》、《女人》、《古韵》等。

London? 陈源是否仍在UNESCO做事? 你有所知, 请告诉我。前几天, Joyce第一次看电影*Sleeping Beauty*⁴, 她一点也不怕, 大为Dragon、Witch等所amused, 与玉瑛妹看《白雪公主》情形大不相同。不多写了, 即颂

近安

弟 志清 上
七月十八日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4 *Sleeping Beauty* (《睡美人》, 1959), 据《格林童话》改编, 克莱德·杰洛尼米 (Clyde Geronimi) 等导演, 迪斯尼出品。

392. 夏济安致夏志清（1959年7月27日）

志清弟：

这一期的《文学杂志》想已收到，其中有小说一篇《衣锦荣归》，一半是我写的，不妨翻出来，也许可以博你一笑。小说原稿是台北寄来，我本来答应改而没工夫改的，这次从加州回来，台北已经催了好几次，我把它草草改写。第一节是用原来的底子，加以改写；第二节大部分是那学生的（原来的小说还是第一人称呢），照原样发展下去，故事就不通了。我又把它改成satire，把女孩子们挖苦一顿。

题目《衣锦荣归》也是我起的，最后有一句“我要去换衣服了”，暗射“换爱人”。我本来还想于那女的男的每次出场都描写他们的衣服（这是中国旧小说与礼拜六派小说的标准写法），但是这方面的vocabulary太缺乏，平日又疏于注意，写起来太吃力，所以并没有力求完美。“衣服”这个symbol其实还可好好develop。

最近看了《歇浦潮》，认为“美不胜收”；又看包天笑¹的《上海春秋》，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可惜包著祇看到六十回，以后的不

1 包天笑(1876-1973)，江苏吴县人，初名清柱，又名公毅，字郎孙，笔名包天笑，小说家、翻译家，代表作有《上海春秋》、《海上蜃楼》、《且楼随笔》、《钏影楼回忆录》等，译作有小说《迦因小传》、《馨儿就学记》、《孤雏感遇记》、《千里寻亲记》等。

知哪里借得到。很想写篇文章，讨论那些上海小说。英国人对于伦敦的向往与咒骂，以及法国人对于巴黎，两国小说中必定常常出现，我一时搜索不起来，应该好好地看Dickens与Balzac。Turnell的*The Novel in France*已买来，其中所论Balzac似有帮助。最有趣的是关于language方面的讨论，礼拜六派小说多用短句子，倒是合乎法国classical school小说家的写法；后来的“新小说家”喜欢多用adjectives，句子拉长，字多堆砌，而句鲜整齐，这倒像Balzac以后的浪漫作风。这一点你的书里似亦可采入。In general，你的书我相信一定同Turnell的书一样精彩。

现在在看《海上花》，这本书是鲁迅都赞美的。我看来很吃力，因为看苏州话到底不习惯。那时（清末）的苏州话和我们所说的又不大一样，我很想做笔记来研究一番。书里的话太软，“哉，呢，呃”用得太多，好像白话句子多用“的了吗呢”收尾一样的讨厌，而且书中各色人等全说苏白，背景又是上海，这样也很不realistic。（应该兼收宁波、上海、浦东、江北、山东等地的方言才可，如陈得学和六阿姨的话就很不相同。）

老舍的《火葬》已借来草草看过，的确没有什么好；莲小姐从军以后该有最精彩的文章，这本十万多字的小说祇好算是个Part I。老舍rhetoric玩弄得过火，好像看见一个overacting的演员在台上做戏似的，有时候觉得讨厌。礼拜六派倒是十分注意simplicity和clarity的。那时候的小说，我已好久没有看；照我想来，玩弄rhetoric，老舍该不是the worst case，别人一定更为肉麻。新小说所以能把礼拜六派取而代之，大约是青年读者喜欢看到中文句子翻来覆去横说竖说地求变化，他们祇有在幼稚的rhetoric中才（能）得到文字美的刺激，这是白话文学发展中必然的过程。礼拜六派和旧小说一样，很少描写的，一个人出场，祇写年龄、相貌与服装，有时加一点口音，总共五十字足矣。此人的性格，祇在故事的发展与对白中表现（别人偶尔也加一两句评语），比较subtle与dramatic。不像老舍

那样，又是铁啦，又是石啦，乱比喻一阵，结果我们读者只见他在卖弄文字（也不是顶好的文字），并不〔未〕得到什么比旧小说更深刻的印象。刘二狗的描写在p. 77（这页是chapter 12的开始，起自“梦莲独自在屋里”……到“因为他老穿洋服”止），我觉得也是用劲太大，句子站不大稳似的。（礼拜六派还有受style的限制，不能像Dickens那样地着力描写一条街道，一个弄堂的人，他们擅长的是一个小范围：客堂、卧室、茶馆、戏园的包厢，还有妓院。）

礼拜六派小说之所以失势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即他们的作者对于新兴的青年，大不了解。他们只会写旧式的才子，或莫名其妙的瞎闹的新青年的表面。他们不懂得青年人的梦想、追求等等。他们虽然能极老练地描写社会众生相，但是青年人（还有一帮不成熟的中老年知识分子）所注意的祇有两件事（大约可与Shelley相比），一是他们自己的热情，二是理想。小说写这两样东西的，他们看了就有劲，至于社会众生相，他们本来没有兴趣，小说家再把他们写得活龙活现，他们也不觉其好。这我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中一件大事，不知你以为如何？如礼拜六派喜欢描写小市民的括精贪财等，但是那时的青年人根本瞧不起这种俗气人与这种俗气的贪财之念，他们因此也不能了解贪财之念在他们周围的人中是多大的力量。

你这几年“新小说”看得很多，我很想知道，“新小说”中的上海和礼拜六派小说中的上海的写法与看法的不同。我祇记得茅盾的一部《子夜》，那时我在高中读书，父亲在交通银行做事，公余也做做公债生意，大约有时候赚，有时候蚀。我对于“多头”“空头”何所指，尚一无所知，那天去请教父亲了，父亲恐怕恰巧心里不痛快，说道：“你祇管读书好了，这种事情用不着管！”我记得还有读者写信给《中学生》杂志的编者，此人大约也刚看过《子夜》，去问“何谓多头空头？”编者给了他几十字的答复。我真不知道那时的青年读者，连多头空头都不懂，如何看得下《子夜》的。还有夏衍²的《上海

2 夏衍(1900-1995)，浙江杭州人，原名沈乃熙，字瑞先，文学家、剧作家，曾参

屋檐下》有两个 versions，一个是国语的，一个是上海话的，我都没有看过。

像《子夜》里的故事，如叫礼拜六派作家来写，大约两三个 chapters 即够，他们还要写很多别的人别的事情。茅盾总算了解中国经济情形，比他们清楚；而且小说中有中心人物，兴趣集中在一个人的事业、野心、成功与失败。茅盾的小说是要证明一件东西，大约是“民族资本家的不能成事”，礼拜六派比较浮光掠影，祇是把这些事情有趣地记下来，作为茶余酒后的谈助，作者如有什么要证明的，大约祇是“你看，公债市场阿要凶险；投机生意做不得呢”。至于人物谈吐的生动、句子的漂亮等，究竟茅盾与礼拜六派作家 (the better ones) 孰胜，我因久未看茅盾，也说不出来了。或者说茅盾有 tragic view，他们祇有 comic view。

最近电影太多，来不及看。Compulsion³ 大约头轮二轮都演过，我预备等三轮四轮了。Anatomy of a Murder⁴ 头轮在演 (同时的头轮: The Nun's Story⁵, Kirk Douglas 的西部片 Last Train from Gun Hill⁶, Capra 导演的 A Hole in the Head⁷, Jerry Lewis 的 Don't Give Up the Ship⁸, 还有法国片等，很多 Time 上还没有见到影评)，

与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、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。1949年后，历任上海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。主要创作有话剧剧本《法西斯细菌》、《秋瑾传》、《上海屋檐下》，报告文学《包身工》，电影剧本《春蚕》、《祝福》、《林家铺子》，回忆录《懒寻旧梦录》等。

- 3 Compulsion (《凶手学生》，1959)，犯罪片，理查德·弗莱彻导演，奥逊·威尔斯、戴安·瓦西主演，福斯发行。
- 4 Anatomy of a Murder (《桃色血案》，1959)，犯罪片，奥托·普雷明格导演，史都华·李·雷米克主演，哥伦比亚影业发行。
- 5 The Nun's Story (《修女传》，1959)，弗雷德·津尼曼导演，赫本、彼得·芬奇 (Peter Finch) 主演，华纳影业发行。
- 6 Last Train from Gun Hill (《龙虎山生死斗》，1959)，西部片，约翰·斯特奇斯导演，柯克·道格拉斯、安东尼·奎恩主演，派拉蒙影业发行。
- 7 A Hole in the Head (《合家欢》，1959)，喜剧片，法兰克·卡普拉导演，辛那屈、爱德华·罗宾逊主演，联合艺术 (Allied Artists) 发行。
- 8 Don't Give Up the Ship (《永不弃舰》，1959)，喜剧片，诺曼·陶诺格导演，杰瑞·刘易斯、迪娜·梅瑞尔 (Dina Merrill) 主演，派拉蒙影业发行。

我暂时都不想看。星期五晚上去看了Double Feature MGM 巨片 *Cat on the Hot Tin Roof*⁹，瞎吵瞎闹一阵，不知所云，你对于 T. Williams 的反感，是有道理的（以前在台北看过一部中文叫做《姑姑新娘》的，故事也嫌 flimsy, dramatic 的成分很不够）。另一张 *Some Came Running*¹⁰，倒是很好。奇怪的是两片主题都是哥哥做生意（Jack Carson¹¹是律师，也是算盘精明之人），弟弟喝酒，“瞎横”。*Some* 可能是 James Jones 的自传性小说。Shirley MacLaine 大约是目前女星中最最聪明的一个。女明星中“聪明面孔笨肚肠”的居多，连 Grace Kelly 也是“女人”的成分多，“聪明”的成分少。E. Taylor 一定是 harebrained 的。A. Hepburn 大约祇能表现 precocity（D. Varsi 亦然），不能表现 intelligence。你以前信中老提到 S. MacLaine，我无法置评，因为我祇看过她（的）四部戏，一、*Trouble with Harry*¹²——看后“不大明了”，故事是能 fellow，不明了者，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；二、*Artists & Models*——我不相信 S. M. 曾 stole Jerry Lewis' show，我祇觉得 Dorothy Malone 丑陋，S. M. 的角色也不大明了；三、*The Sheepman*¹³；四、*80 Days*——其中 S. M. 都是配角，似乎人人都会演的。在 Oscar Night T. V. Show 中，S. M. 给我的印象极好，她是同 Peter Ustinov¹⁴ 采颁 Special Effects 的奖。别人颁奖，一声不

9 *Cat on the(a) Hot Tin Roof*（《豪门巧妇》，1958），据田纳西·威廉斯剧作改编，理查德·布鲁克斯导演，伊丽莎白·泰勒、保罗·纽曼主演，米高梅出品。

10 *Some Came Running*（《魂断情天》，1958），据詹姆斯·琼斯小说《乱世忠魂》（*From Here to Eternity*）改编，文森特·明奈利导演，辛那屈、迪恩·马丁、雪莉·麦克雷恩主演，米高梅发行。

11 Jack Carson（杰克·卡森，1910-1963），加拿大裔美籍电影演员，活跃于20世纪30-40年代，代表影片有《豪门巧妇》、《疯狂的爱》（*Love Crazy*，1941）。

12 *Trouble with Harry*（《怪尸案》，1955），希区柯克导演，约翰·福赛斯（John Forsythe）、雪莉·麦克雷恩主演，派拉蒙影业发行。

13 *The Sheepman*（《牧场风云》，1958），西部片，乔治·马歇尔导演，格伦·福特、雪莉·麦克雷恩主演，米高梅发行。

14 Peter Ustinov（彼得·乌斯蒂诺夫，1921-2004），英国演员、作家、电影制片人、导演，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奖，另获艾米奖（Emmy Awards）、金球奖、格莱美奖等。

响，祇是朗诵名单与得奖者就完了，可是她同P. U.来个“双簧”，说明何为special effects，如空袭，飞机呼呼地转，炸弹嘣嘣地响，S. M.与P. U.互相依偎，作恐惧状。这些表演得很干净俐〔利〕落，有style。P. U.可能也是个怪杰，他在*Atlantic*连续发表的小说，我看了几篇，觉得英文很漂亮，故事也还可以。*The Matchmaker*和最近大卫尼文的那一部(*Ask Any Girl*——Seattle已演过)我都没有看，但是总括起来，包括前四部，我觉得S. M.是很会做戏(的)。*Some*中的那个角色，是很不容易演的，别人恐怕无人能演，MGM的casting director能想到她，真是不容易。但是她太聪明了，我有点怕她。我私下所喜欢的女人还是比较含蓄、比较dumb的。

James Jones的小说论文章，大约是不讲究style的。看那电影的故事，最后连Dean Martin都不赞成F. S.和S. M.结合，倒很使我佩服。照中国“新小说”作风(甚至Dickens、穷人(以及Bohemians)，自有他们的乐趣，D. M.应该极力赞成他们的结合，或者从中出力，他们可以在一起过他们的“乐天生活”¹⁵)。但是James Jones居然不相信有这一套，承认世俗snobbery的力量，这点看法很高明。S. M.所表演的“十三点”，的确叫人受不了；可是同时又有其可爱之处，这就是难演之处了。

英文系有一位年轻教员名Bluestone¹⁵，那天在一处Cocktail Party中见到，他写了一本书叫*Novels into Films*(John Hopkins U. Press 出版)，讨论六大巨片：*The Informer*¹⁶，*Ox-Bow Incident*¹⁷，

15 George Bluestone, 生平不详, 所著*Novels into Films*(《小说改编电影》)1957年由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出版。

16 *The Informer*(《卖国求荣》, 1935), 据利亚姆·奥夫莱厄蒂(Liam O'Flaherty, 1896-1984)同名小说改编, 约翰·福特导演, 维克多·麦克劳伦(Victor McLaglen)、普雷斯頓·福斯特(Preston Foster)主演, PKO影业发行。

17 *Ox-Bow Incident*(《无法无天》, 1943), 西部黑色电影, 据沃尔特·凡·蒂尔保·克拉克(Walter Van Tilburg Clark, 1909-1971)同名小说改编, 威尔曼导演, 亨利·方达、达纳·安德鲁斯主演, 福斯发行。

*Grapes of Wrath*¹⁸, *Pride & Prejudice*¹⁹, *Wuthering Heights*, *Madame Bovary*, 另附一章总论小说与电影。他自己的 copy 已借走, 我已问他预定借来看。六大巨片我都看过, 他大为吃惊, 他说他所遇见的美国人中还没有全看过的呢。 *Ox-Bow Incident* (中国译名如何? 如记得亦请告诉) 我祇记得有关 lynching, 大约是在北平看的, 详细已不记得, 别的我记得都还清楚。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张以 Bronte 一家为背景的电影 (Ida Lupino as Emily, 片名我祇记得是一个字, 也(是)在北平看的, 忘了)。这方面的学问想不到也有用处。我想去 order 一本来送你 (想再 order 一本送给宋奇), 你可以写篇书评, 给高级 review 发表。我在这方面的学问大约不比他差, 你大约是远胜过他的。以优势的立场写书评, 最为容易。在北平看的西部片, 印象最深的是 *My Dear Clementine*, *Yellow Sky*²⁰ 次之。你推崇的 *The Gunfighter* (Peck?) 我不知看过没有,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以前看见日本某影评家选举的十大西部片中有它, 美国影评家似乎也常提到它。

《文艺报》和《人民文学》还没有去查, 甚是抱歉。张天翼的小说已向 Berkeley 去借, 本来可托陈世骧去抄[抄]来, 但是我已正式托他找事情, 他还没有回信, 我不好意思再去麻烦别的事情。好在 Berkeley 和 Seattle 很近, 不消几天书一定会借到的。鲁迅的《猫与兔》在王济[际]真的集子中未见, 他在序文中另外介绍几篇英译的鲁迅, 这篇也未见。译名随你定我看未尝不可, 既然没有标准译

18 *Grapes of Wrath* (《美国的大地》, 1940), 剧情片, 据约翰·斯坦贝克同名小说改编, 约翰·福特导演, 亨利·方达、约翰·卡拉丁 (John Carradine) 主演, 福斯发行。

19 *Pride & Prejudice* (《傲慢与偏见》, 又名《郎娇妾怨》, 1940), 据简·奥斯丁同名小说改编, 罗伯特·莱纳德导演, 葛丽亚·嘉逊、劳伦斯·奥利弗主演, 米高梅发行。

20 *Yellow Sky* (《荒漠美人关》, 1948), 西部片, 据班纳特同名小说改编, 威尔曼导演, 平克·安妮·巴克斯特 (Anne Baxter)、理查德·韦德马克 (Richard Widmark) 主演, 福斯发行。

名。“闰”字照Matthews的译法我想是对的；绍兴话可能同苏州话的发音相仿，但是我们照国语标准译法，想没有错。如见到张琨时，当问他。

我已写信给Indiana的Graduate School，请他寄一张DSP67来，凭它可以申请延长visa。暂时先决定去Indiana也好，至少一年之内，稳拿M. A.。好处还不止此，为得M. A.，我得埋头写一本novel，这样逼着写本东西出来，可算是一收获。我英文写作在台湾几年差不多已搁下了，现在rusty得可怕，从那篇Appendix中可以看得出来的。Thermo-Fax机器翻印的底稿，这几天我还没有勇气拿出来看。再过几天拿起〔出〕来看，一定要大为不满。你教了学生作文多年，想不到对你的英文很有帮助。我在台大这几年祇教“文学史”之类的课，没有教作文、翻译，上课祇是信口开河，于英文功夫反而忽略了。我想我的底子还不差，如把Victorian Masters再好好地念念，再遵嘱读Conrad，写novel也许还办得到。事情不逼不可，否则愈来愈懒散了。现在在等Indiana的来信，所以东行之期未定。如visa不能延长，我尚可再办去欧洲各国的visa，游历一番回台湾也无不可。胡世桢也很惋惜，问我为什么不在UW开课。我说“这次来美‘利’不错，如再开课，‘名’当更好；人生‘名’‘利’双收的事可不容易，我岂可不知足呢？有了‘利’也够了”。有一个远东系的学生对我说“这里教中文的先生，对于西方文学没有研究，甚感遗憾云”。Don Taylor（他们，英文系的朋友都很关心我的计划）问我想不想教英文，我说，“我教中文大约可比这里一般人教得好”，他说：“我看你的英国文学的智〔知〕识，也超过有些英文系的教员呢。”足见我在这里给人的印象还不坏。别的再谈 专颂

近安

Carol、Joyce前都问好

济安 启

七月廿七日

〔又及〕American Express的支票，本来在 San Francisco 就可以拿，我回到Seattle，就去补回来了。那本《英华字典》(编者是假的)是共产党出的，香港出版，台湾翻版(中间略有改动)。台湾连 *Encyclopedia Britannica* 都有翻版，大约二十几元美金一部。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